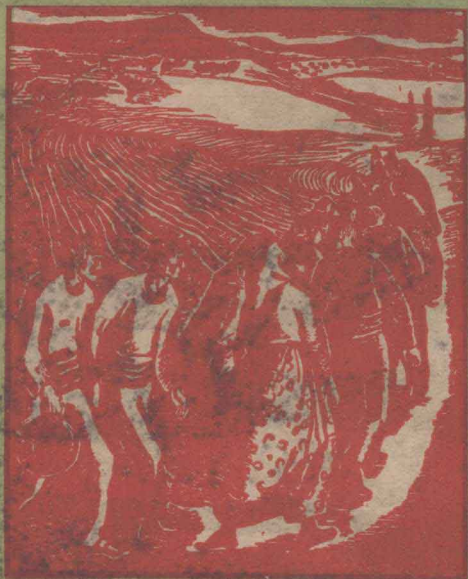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巴黎之旅

馬耳譯



巴集之景

丁巳年

馬西隆
耳涅著
譯著

巴
黎
之
旅

開
明
書
店
印
行

巴 黎 之 旅

國民三十三年三月月初版

國民三十三年七月五再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

著者

Ignazio Silone

翻譯者

馬耳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洗人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二〇〇號

(68P.) K

黎

譯者前記

西隆涅 (Ignazio Silone) 恐怕是墨索里尼執政時代意大利在外國唯一馳名的作家。在近代的英美文藝雜誌上差不多可以常常看到他的名字。這主要的大抵因為他不是代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，而是代表意大利人民的意大利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田園詩人，而非政治家；但很顯然地他是反對希特勒的幫凶墨索里尼，而為他在苦難中的同胞伸訴和抗議的。

他的小說英譯本很多。有一本叫做「豐塔瑪拉」 (Fontamara)，曾經有過中譯本，在上海出版。這本書銷行很廣，英國有好幾種譯本。Penguin 叢書裏面有一種譯本，在封面上有一段介紹作者的話，我把牠譯在下面，轉作介紹：

西隆涅是意大利亞布魯茲 (Abruzzi) 山裏的人，一個以描寫意大利風物人情而獲得世界聲譽的作家。他最著名的書有「麵包與酒」 (Bread and Wine)，「豐塔瑪拉」 (Fontanara) 和「亞理斯多德先生」 (Mr. Aristotle) 等。他現在住在瑞士。

這兒的三篇小說都是從倫敦出版的三種英文雜誌上轉譯下來的。「巴黎之旅」是譯自 Hogarth 書店出版的 New Writing 半年刊；「神父受職式」是譯自 Life and Letters Today 季刊；「狐狸」是譯自 Penguin New Writing。這三種雜誌都是英大使館借與的，我應該在此致謝！

譯者 一九四三年五月

目 錄

巴黎之旅

一

神父受職式

五五

狐狸

八三

巴黎之旅

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，
舊的玉蜀黍粉是早吃光了，
而新的還不曾舂出來。

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，
舊的玉蜀黍粉是生了蛆，
而這玉蜀黍粉做的漿巴是酸的。

在富村羅，人們是工作十小時一天的。在這時間內，他們只吃着玉蜀黍做的

漿巴和大葱，所以種田人在黃昏時間回到家來的時候，總是脾氣很壞，壞得亂打他們的驢子，一直打到血流。當他們一回到家，還未有吃上一口玉蜀黍的漿巴時，他們就站起來，用他們這一天工作中所剩下來的精力，來打他們的女人們。他們的脾氣是那麼地壞，壞得把他們的女人們打得血流。

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，

男人和女人和驢子，

一齊過着不平常地壞日子。

玉蜀黍作的漿巴，當然，是冷天的食物。熱天來吃牠當然是一件最可惡的事。吃上年留下玉蜀黍作的漿巴，在夏天吃酸的玉蜀黍漿巴，在意大利南部山中，灸人的三伏天裏吃玉蜀黍漿巴——這一切真是使人頭痛的事兒。

呵，那種湯，

呵，那種湯，

咱們沒有更好的東西吃。

他們沒有更好的東西吃。但是，一考慮起石子的不易消化的那種事實，他們得吃點別的東西。種田人所害的病，大多數是起因於他們的食物。每天早晨一個種田人出去做工以前，他們第一餐飯是一片玉蜀黍做的麵包。在中午的時候，他是還吃一片麵包；不過，視氣節爲轉移，他再加吃一點大葱，或燒焦了的辣椒，或用油和醋一起吃的黃瓜，或在一磅酒和水裏撈過一次的水菓。他的第三餐飯是在家裏吃的。這是一碗玉蜀黍漿巴或豌豆湯。醫生們把種田人的病加了許多名字——城市人的名字——但是牠們的真正名字是一個鄉下名兒：玉蜀黍漿巴。

一個老實的郎中，唐·依潑利提，（前不久還住在豐達瑪拉附近的一個叫做

聖·本特脫·戴·馬爾西的地方，) 找出了農民們一切病兒的根源。從他劃時代的發現那天起，他再也不開那老藥方和舊膏藥了！那些治不了種田人真正疾病的古舊藥兒。

那些有着躺在家裏害重病的丈夫和兒子的女人們，都跑到唐·依潑利提面前，祈求他宣布治那些病的祕方。一天，這醫生告訴他們：「真正的藥就在那兒，」他說，手指着遠處的富村羅。「能夠治種田人唯一的藥是田地。」

這種祕方宣布的結果，是唐·依潑利提的被捕，和被放逐到烏斯提加島上去。豐達瑪拉的種田人們始終未得到唐·依潑利提所開的那一劑藥。藥店內沒有那種藥賣。因此農民們依舊吃着玉蜀黍漿巴；當玉蜀黍漿巴是酸的時候，他們仍舊打着他們的驢子和女人。

「但是咱們所能得到的就是這呀，」女人們說，「你想，陳的玉蜀黍咱們怎麼辦呢？扔掉牠嗎？」

西……

她們不能夠把留下來的玉蜀黍拋掉的，而且你無論如何，肚皮裏總得裝點東

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，

就是玉蜀黍漿巴也酸了，

舊的都快要吃光了，

而新的還未曾舂出來。

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，

年青的伙子想起了異地的田土。

在往日，當打玉蜀黍氣節到來的時候，種田人就開始計劃着遷移到別處去。

於是，在十二月裏，在做了懺悔和領了聖餐以後，他們就忽忽地向阿根廷或巴西移去，去碰碰運氣。這都是過去了的日子：那時不識字的種田人，再造着古代的敘事詩，以自己的調子歌唱着牠，正如古代的敘事詩，在古代被唱着的一樣：

輪船裏呆上牠二十天，

咱們達上了亞美利加；

咱們的食物是麪包與香腸，

光赤的土地是咱們睡的家。

但是用咱們意大利的血汁，

咱們建立起城市與國家……

這麼着，在某個時期，亞布魯茲的一些山村，都很快地變得人口稀少了。精

力最旺盛的一部份人口，都很快地從格蘭·薩索，和買也拉，和衛林諾的種田人羣中開了小差，都到遠處的國度裡尋麪包和工作去了。他們離開了以後，一羣一羣的豺狼，跳出了牠們的窠兒，大膽得到村子門口來尋食物。有好長一個時間，亞布魯茲山裏的生活，是循着這個自然法則進行着的。而這法則好像從來是不曾被擾亂過似的。然而，牠結果終於是被擾亂了！豺狼們依着自己原始的本能，已越過了獐和貂的地帶而進到羊羣了。然而人類是再也不輕易被准許離開他們的山村的。

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，

年青人都想起了異地的田土；

但他們是不准去的。

在起初，種田人是不相信這一套話的。因為事實上不可能坐船到美州去，他們開始計劃到羅馬去尋工做。因之當局就不得不特別注意火車起來，同時在車站上阻住大批到羅馬去的人。結果，許多種田人開始相信，那計劃是值得嘗試的。我正要談到的這一年，恰巧打玉蜀黍的工作開始得遲了一點。第一個打玉蜀黍的人是伽那羅佐。

玉蜀黍總是在晚上打的，因為在白天，人們有別的活兒要幹。這工作不十分繁重，所以牠總是交給女人和小孩子做的。對於打玉蜀黍的人，你是不必付工錢的。你應該做的，就是給你的幫手一點酒吃；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假如你酒桶裏還剩得有點酒的話。

伽那羅佐把要打的玉蜀黍在村中廣場上堆在一起——在聖羅可可教堂門口。有約莫一打的女人和小孩子圍在堆前。其結果就是鬧聲比工作還厲害。

在山中的村子裏打玉蜀黍，正是像下邊山旁的村子裏收穫葡萄一樣，都是一

種集體工作。所有的種田人都毫無報酬的互相幫忙，而同時大家也就一瞎鬧。這一年，在伽那羅佐一堆玉蜀黍堆旁所唱的歌，是關於賈可勃·羅索爾多的兒子本夏明。這小伙子在這堆打玉蜀黍人的面前大吹一番，說他再不要吃玉蜀黍漿巴了，而要，在任何情形之下，向別處移民了。

本夏明和他的家庭鬧意見已經是很很久很久的事兒。他和他的爸爸不講話已經有好幾個月。真的，他的父親從來不曾愛過他。不過，他對於他兒子的仇恨，一直到去年才暴露出來。有一天，當他們一起在富村羅的時候，一件小小的口角發生了。開始他們是爭論着：是否要把那柄修整田溝的鏟拿出來，還是放在家裏等待以後再用。當本夏明父親的眼珠幾乎要從腦袋裏爆出來，而他凶蠻地跳到本夏明面前，把他的手和腳綁在一株白楊樹上的時候，大家以爲那樁口角是終了。這種父性的憎恨的暴露使本夏明是如此地驚奇，以至於他一點也不抵抗，讓自己被綁起來。本夏明的父親回到家裏去，而這可憐的小伙子，就被留在那兒，一直

到天黑。那時有一個人來把他解開了。從這天起，父親和兒子就再也不說話了，兩個人甚至於還避免見面。天亮的時候，父親就起來，趕着驢子，出去了。假如他到葡萄園裏去的話，本夏明就到富村羅去；假如他到富村羅去的話，本夏明就到葡萄園去。這都是在豐達瑪拉盡人皆知的事。

「我要到羅馬去，我要到布衣諾斯，哀里斯去，我要到巴黎去。否則，我就到地獄裏去。但呆在家裏是決計不幹的。」本夏明總喜歡這麼說。

「你只有到地獄去才行，」他的父親這麼回答着，「而且我還不給你旅費呢？」本夏明積得有三十個里拉。他把這個數目給父親看。

「這當做去的數目倒是夠了，但是回來的旅費呢？」

「回來的旅費？」兒子回答着，「我就是死也不回來。」

本夏明是正在幫助伽那羅佐打玉蜀黍。在他旁邊，正坐在地上忙着做事的，是瑪利亞·格拉西亞。這小妮子，他向她求婚過好幾次。東尼·佐巴，拉·利求